書集傳

陳大猷集傳

商書（凡三十四篇亡十七篇存○唐孔氏曰[illegible]之後[illegible]八遷[illegible]以商[illegible]）

自契（息列反）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illegible]）釐沃

唐孔氏曰契湯始祖佐禹有功舜封於商賜姓子○孔氏曰自契至湯十四世八徙都○林氏曰先王指契商頌曰玄王桓撥（[illegible]契之[illegible]明以追[illegible]）○孔氏曰先王居亳（唐孔氏曰[illegible]鄭氏以為[illegible]湯以為[illegible]亳縣北[illegible]或一云[illegible]亳縣[illegible]中有成湯伊尹冢）湯復遷焉帝告釐沃二篇

亡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氏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皇甫謐曰梁國寧陵縣葛鄉）伯爵也

○唐孔氏曰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永嘉鄭氏曰[illegible]故葛伯不祀湯始征[illegible]）

王數射之罪也○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illegible]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說見微子]湯使遺[去聲]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說見泰誓]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音嗣]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音嗣]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與餉者爲仇]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說○湯征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愚曰伊氏尹名○孔氏曰湯進尹於桀○孟子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孔氏曰醜夏政故退還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作汝鳩汝方二書皆亡愚曰鳩方蓋亦伊尹之流亞也○永嘉鄭氏曰湯累進伊尹於桀冀其用賢以爲治初無伐桀之心伊尹往來徘徊幸其一日之改圖不幸而不可事則去之又不可事而再去之三不可事而又再去之至于四至于五豈輕於捨桀哉惟其察之詳處之久知夏之必不可復然後不得已謀伐桀以救天下豈成湯伊尹之本心耶蘇氏曰伊尹從容去就於湯桀之間而桀不以爲疑其後放太甲天下不以爲篡及其復之太甲安其不以爲怨蓋伊尹聖人也其道大其信於天下深非常情所能測也

湯誓　商書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三山陳氏曰有天地則有君臣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故見路馬必式蓋路馬必誅其嚴如此不如是則亂臣賊子覬覦窺伺三綱淪九

法數而生人不立矣故春秋以尊君爲本而繫之於天此處
君臣之常也然天生民而立之君正爲司牧吾民也若恃富
貴之權謂天下莫吾敢肆惡民上使民陷於塗炭而無所訴
則生人之不立抑又甚矣豈上天爲民立君之本意哉故湯
武有弔伐之師此處君臣之變也常變雖異皆合於道蓋其
變而不失其常惟聖人能之○愚曰堯舜之禪禹啓之繼湯
武之征伐其合於義一也
伊尹相息亮反湯伐桀升自陑音而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春秋傳曰聲桀罪致討曰伐○釋文曰桀夏末天子○唐孔氏
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湯以伐桀○孟子伊尹曰天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
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吳氏曰伊尹自夏歸商成湯伐桀之謀始決使桀可輔而尹不歸則湯之事公旦存焉然則伐夏之舉伊尹爲主而湯從之也猶周之將伐紂也太公爲師尚父涼彼武王則伐商之舉武王爲主而太公從之也故孟子曰伊尹相湯伐桀泰誓湯誓言武王伐紂而不及太公此序書之體也○葉氏曰古之君臣有如二君者不相假者湯之於伊尹則不德之與諸篇引明是矣伊尹言湯以當時湯誠相與伐桀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所以輔明雖非聖人然君臣相與之際所無過如此○孔氏曰桀都安邑而在河曲之南孔氏曰今蒲州即漢河東安邑縣河曲者河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東折安邑在其西北河自西北來乃東向安邑畔○呂氏曰而蓋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湯自亳言其始林林在河南右大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則桀居險要地勢難入○蘇氏曰升自陑紀事之實猶泰誓言師渡孟津○唐孔氏曰鳴條在安邑之西林氏曰商民以征役不肯伐夏湯言以弗伐之故乃始與師時湯率本部之師自鳴條而出與桀戰非如甘誓費誓臨陣而誓故於此不言之

湯誓凡四章

孔氏曰甘誓泰誓牧誓費誓皆言誓此與湯誥皆不言地者言誓以經文小異故從言之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以之反下同小子敢行稱亂有夏上聲

多罪天命殛之

林氏曰湯武誓師時桀紂猶在上言王曰及予一人者史追稱潤色之辭也○唐孔氏曰庶亦衆也古有此重言呂義[illegible]舉殛誅也○王氏曰以分言之以臣伐君疑於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湯所謂天吏非稱亂也林氏曰非爲天吏則不可以伐有罪以爲伐桀是也爲天吏則不可以不伐有罪湯武之伐桀紂是也不爲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爲士師以擅殺人也爲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爲士師而故縱罪囚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音捨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愚曰我后商民指湯也○唐孔氏曰恤憂念也○穡說見盤庚○吳氏曰言夏爲正統之君不當斷割○蘇氏曰桀之虐不能及商商民安於無事而畏伐桀之勞故其言如此呂氏曰桀之民謂不卹我衆之民附溺於桀湯之民懲於夏人之深桀爲師有罪以爲正夏湯救斯民不以上下分○愚曰予固聞汝衆言但予畏上帝之命不敢不正其罪征伐所以正之也

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illegible]

協曰時日曷喪[illegible]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illegible]

愚曰其曰謂其言如此○呂氏曰商民[illegible]

知夏之虐故曰夏王縱多罪其如我何故湯又舉[illegible]

之事以告之[illegible]

馬氏曰率蓋也衆盡遏絕衆力○呂氏曰盡[illegible]民

[illegible]○愚曰所有臣民之衆率怠謂皆離體者

協謂皆離心[illegible]茶

氏孟子註曰時是也日指桀曷何也史記載桀自言吾有天

下如天有日日亡吾乃亡故其民怨之皆曰此日何時亡○

君亡則我寧與汝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illegible]

惡德如此今我必往伐之[illegible]愚曰

前言商民以一己爲心聖人則以天命爲心所謂順天也此

言商民以一國爲心聖人則以天下爲心所謂應人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

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愚曰致推而至之於彼也○孔氏曰賚予也、新安王氏曰

食言如日食之食謂自有而無謂前言也愚曰言已出於口而入猶人收其言食之也

猶言支汙也○孥戮說見甘誓、孔氏曰攸所也○愚曰賚曰大賚

戮曰孥戮信必之辭又詳於甘誓蓋世變愈下聖人愈加謹

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皆亡

社說見太甲上○永嘉鄭氏曰古者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則

國亡而社遷宜矣然祭之亡國神、湯故欲遷其社而湯不

可特屋其社而不遷尊責夫君以示戒也記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illegible]　皇極經世紀夏禹丁巳年受禪[illegible]一四百五十八年[illegible]而天下歸商[illegible]

夏師敗績[illegible]遂伐三朡[illegible]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左傳曰大崩曰敗績　愚曰從逐而攻之也孫子曰佯北勿從　孔氏曰三朡國名今定陶　愚曰三朡前意其桀走於三朡者也　○東陽馬氏曰戰勝所取謂之俘○永嘉鄭氏曰寶玉夏之器玩之類是也桀以寶俘之者桀貪其寶以爲不能守而亡之所以示戒也　○孔氏曰誼伯仲伯二臣作典寶一篇亡

仲虺之誥　商書

左氏傳曰仲虺湯左相○愚曰此告君之書古字告誥通用召誥洛誥同○三山陳氏曰此釋湯慚德故始則美之又憲

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正君心而引之當
道者如此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坰古螢反仲虺作誥

孔氏曰大坰地名○呂氏曰湯伐桀歸至大坰在中路間仲
虺即作誥蓋湯既勝夏媿心頻發苟不急銷釋之則將自沮
不化必有害於初政故不待至亳即作誥也愚曰見憂君之切格君之妙

仲虺之誥凡十章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以之反為口實仲
虺乃作誥

愚曰湯功業成故稱成湯○放竄其辭與○孔氏曰南巢地
名愚曰今無為軍有巢縣○蘇氏曰桀奔于巢湯不殺也○吳氏曰湯放桀而存之不言放恐其叛也紂則武王伐而存之言殺紂其決然也
○愚曰有慙德謂有慙於德曰湯言也口實謂藉口也○三
山陳氏曰湯豈不知應天順人之無可疑者然不得如堯舜

揖遜之盛而適見君臣之不幸其心豈常自安觀其慙始見湯之本心蔡氏曰勝夏不喜而慙非不以天下爲利者能之乎呂氏曰湯之慙非慙於後世之議已憂亂臣賊子之以我藉口也呂氏曰自古君臣易位自湯始或有以人爲口實者故云

下皆知其爲篡弑稱首以之非罪人也苟爲之則欲爲其君者皆以爲口實湯所以恐也○或爲鄭氏曰湯所以遜與伊尹以世及又繼以兵而世繼焉下說也湯之慙然不能無以自解湯之所以深懼特順理聖人之時中而下視萬世有亂名爲篡之端此湯所以深懼然後有桀人不幸遇天下皆其來蘇氏曰不以五霸起而遷之誓學者之以證之託於湯之上湯之所懼者至此可以與言武王門我以用張于湯有光後世頓然則後世而有桀獨湯之慙之德將非觀者予之卒水火而不之救其爲慙德邪又世忘殷不仁之弊以救斯人口實之譏以詳思出。

愚曰仲氏非特釋湯之慙亦所以深揚名實昭示天下後世苟慙不若桀德不若湯非天命人心之所迫則固不可爲湯之事使萬世之下亂臣賊子不得藉口以爲欺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聰明說見堯典○愚曰人有生則有欲欲食欲衣欲安欲利皆性之所不能無若無主則各肆其欲而爭爭則必亂惟天生聰明為之主是治民亂呂氏曰天生聰明非私聖人蓋五行之氣自有得其平精者則出群拔類以治其衆○袁氏曰以欲與聰明對言者有欲則昏其聰明矣○呂氏曰有夏昏德正與聰明相反故民被其禍猶墜水火○愚曰桀既失其為主然民不可無主也天乃錫湯勇智言其勇智超出乎人也聖人之德非勇智所能盡然撥亂之主非大難定大謀必以勇智為先彭氏曰上義然勇智者佛老之徒皆可以學而至惟勇智必天與然後能盡高祖知三傑於衆人之中如平勃於出之後光武平生退怯見大敵勇此天賜之勇智豈可學哉○呂氏曰勇智即聰明中出聰明辨也勇者用也勇以行之智以知之立木為標準謂之表表而正之使萬邦皆正所謂天生聰明時乂也纘繼服事也桀不能繼禹故湯放桀而繼禹舊服與武王政由舊同厥典禹之典也○陳氏曰君有典則貽子孫至是替矣故於茲率[illegible]○張氏曰率者承而不慢者

若順而不違○愚曰凡此所以承順上天命我之意也此章

推夫為民立君之意以釋湯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作郎反）式商受命用

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羊九反）

若粟之有秕（悲里反）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

聞

林氏曰矯如矯制之矯誣偽也○天帝說見益稷○愚曰夏

王有罪恐天下叛之故詐稱天意以布命令于下惑其衆而

虐用之若王者動稱天命以欺人也臧善也帝用其不善桀

○孔氏曰式用爽明師衆也遂用商受為王之命用明其衆

吉孔氏曰爽有向明之義故經言昧爽民化於桀民迷日以滋始使之向於明○愚曰習[illegible]以[illegible]濁[illegible]常使人心復開明也○呂氏

曰用爽厥師而下疑有脫簡○孔氏曰簡畧也附勢也○朱氏

曰莠似苗之草○顏曰秕不成粟也○東陽馬氏曰桀之

君臣簡略賢者趨附有勢之人其徒黨實繁亦多我邦非止說商邦昔說天下邦國也始我天下邦國其於夏也如苗中有莠粟中有秕桀常欲剪除之故我天下之人若小若大戰戰慄慄無不懼以無罪見滅如此則桀安得不亡湯安可不伐之況我今所言與廢之理乃是道德之言足可聽聞而又何慙乎愚曰足聽聞謂此也之天下後世而無愧也上下疑有缺文○愚曰此章言桀惡為天人所棄以釋湯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愚曰不昵比聲樂女色殖封聚而滋之也不殖貨財貝利遍謂於天下而不專於一己○林氏曰世之代以伯無之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授受湯武之征伐天下不以為過者其無利之之心而無以天下為己物湯清靜寡欲聚天下之聲色貨利無以動其心故其伐夏以無利之之心也德之懋者則懋之以官功之懋者則懋之以賞東陽馬氏曰官須用有德之人小人有功者亦或有之但賞之而已○

或曰人君邇聲色殖貨利則所官所賞皆嬖昵貪饕之人安能及人賢之士如漢武帝唐明皇宋徽宗李延年張說楊國忠章惇之徒可見

之有善則用之若己林氏曰用人所謂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也己有不善則改之

不吝吝惜也仁者天地生生之理無止息無彼此無際

而人稟之以生故得是以為心之德仁乃一元之統五常之

本也君德莫大於仁對寬言之則寬是用仁是體克寬能

盡其寬非強忍縱弛也克仁實能盡其仁非力作姑息也彰

信信之著也湯德如此自然著信於兆民并欲厥并之樂為毫酒池牢道眾力備

賢附勢民歸并受王之與湯樂俏及天下安得不皆歸湯

乃葛伯仇音求餉式亮反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

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

惟舊哉

王氏曰民信之然後可用以征伐故繼言征葛○馬曰乃發

語辭○葛見湯征序○夏氏曰湯初無征葛之意惟其與餉

田者為仇讎故始征之湯嘗欲自葛而遂征諸國哉天下吉桀之虐一聞湯征葛皆望湯之來湯不得已往征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夷狄且然中國可知曰均是民也何為先彼而獨後我乎湯所未征之國則怨其來之後其所往征之民則室家相慶曰傒待我后久矣征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后既來我其蘇醒而再生乎則民之戴商其來舊矣○愚曰民望湯如此之切湯雖欲不伐桀得乎呂氏曰此時君民易位天下之大變然窮家相慶於斯兩降民人矣則曾異於變時雖亂然依然尚存蓋弄爭馬湯以尚用傳出繼降而道不奇也此二望言湯德為人心所歸以釋湯民口以干戈取天下有湯之智則可以無湯之實則亂後出已買知可以以果湯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吐雷反亡固存邦乃其昌

愚曰此承上章征伐而言上下疑缺文○唐孔氏曰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者是為善之稱佑輔

顯遂者皆隨便言之（東陽馬氏曰遂使不失職也）亦必為弱不明為昧攻索

為亂國滅為亡○說文侮傷也○孔氏曰賢則佑之德則輔

之忠則顯之良則遂之弱則兼之（東陽馬氏曰衰弱不治而無害其民則兼之而併以治之非欲兼并人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亡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

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愚曰天之於

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皆順天理之自然仲氏釋湯可謂

忠愛然惡德口實終不敢明言愚無此又維持名教之深意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新安王氏曰此下乃勸戒之辭湯取天下誠不足慙至守天

下之道則不可不勉當使德之日新不當使志之自滿（呂氏曰上

歷言湯德業以釋湯人情知德業之盛便有自滿之理故仲氏先自其所慮者）德日新（愚曰德常進而不自滿則日新日新日謙）

從則萬邦愛戴無數此勸也志自滿（愚曰自滿則驕而德日退）則九族攜

貳離體此戒也（張氏曰萬邦愛則近者可知九族攜則遠者可知）○九族說見堯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愚曰此承上章德日新之意而言昭明之也大德猶全德也中說見禹謨道至於中而極然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故民鮮能中吾王以懋昭大德建立其中於民使民皆取則於我以歸于中所謂皇建有極也德不大則將於偏如夷清惠和各有流弊矣何以建中惟大德則不偏不倚渾然周流無一毫非中湯德本大仲氏又欲其懋而昭之以責期民也制裁制也義者心之限理勢之宜也以義制事則行於外者合宜乃大德之所自行中之用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以禮制心則存於內者合理心合於理則不欺而無妄矣乃大德之所自出中之本也聖人之心本不待制而大臣則不可儆戒也○陳氏曰禮若檢心之規矩○或門或儀儀格則非心無自而生外就斷須不迯入焉則異端邪僻之心入之出入所以制心也禮義之道推之無窮傳之罔極所以垂優裕於後嗣○東陽馬氏曰昆亦後也後昆猶云子孫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愚曰此承上章志自滿而言○陳氏曰此古人格言仲氏述以告湯自得師者不因乎人如自強自明之意其所得深造受教好學出於中心之自然非有所為而然也○愚曰能自得師則天下之善皆歸於己故可以王謂人莫己若則驕矜侮慢善日消惡日長亡之道也好問則衆善集故優裕自用則能有限故狹小王氏曰用衆則可大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愚曰謹其終惟如其始封殖有禮傾覆昏暴福善禍淫此天道之常敬重天道則永保天命否則天命鮮歸未可保也此章疑有缺文衍文

湯誥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林氏曰黜廢夏命不使復承天統○永嘉葉氏曰湯既黜夏

不敢居其宮踐其位退就侯國聽天下自爲去來及諸侯率從歸亳而不釋然後作誥

湯誥凡八章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音但告工毒反萬方

孔氏曰誕大也○唐孔氏曰萬姓爲衆數○愚曰萬方猶萬國也湯勝夏還至亳萬國諸侯皆來朝見聽命唐孔氏曰猶武成言庶邦冢君受命于周湯於是大告諸侯以之正始之天下三山陳氏曰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天下既定商民不服者近四十年湯之克夏以臣伐君天下豈無疑者故湯是時降天命與除之之以告之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胡登反性克綏厥猷惟后

三山陳氏曰嗟爾萬方勞來之辭也使洗心滌慮明聽予告○皇說見五子之歌○王氏曰衷中之謂也孔氏曰衷善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呂氏左傳說亡人物同一氣也物得天地之偏人得天地之全故言中○孔氏曰若順

恒以常綏安猷道也○王氏曰人之生有善有惡善者常性也不善者非常性也○三山陳氏曰順其所有之常性俾之能安之道惟君之責焉[illegible]氏曰天之所賦謂之命人之所受謂之性[illegible]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愚曰德即性中所得之理天所降謂之衷人稟受於天謂之性率性之道謂之猷得於己謂之德非有二理也○滅德說見五子之歌○愚曰百姓通言臣民○夏氏曰夏王自滅其德無復有不忍人之心故作威以布虐於萬方百姓[illegible]桀乃荒嬉作之○林氏曰萬方百姓言所虐者廣也[illegible]○孔氏曰罹被忍堪也○唐孔氏曰荼苦菜毒螫人之蟲蛇虺之類以諭苦也○林氏曰人不堪其苦無所赴愬皆稱寃于天地神祇以冀其拯己於兇惡如

此何以若牲綏猷哉（漢東海殺一孝婦天爲之大旱況衆人之怨如此天安得不降災以懲之[illegible]）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戎右[illegible]改）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勠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三山陳氏曰爲善自有得福之理淫過自有取禍之理天非屑屑然福之禍之所感召自然而然○新安王氏曰以咎也○將說見嗣征○愚曰將天命之明威（或曰明威言明威之明）○夏氏曰元牡黑牲也牲用牡不用牝（陳氏曰玄天色也故告天用元牡牛用犢○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愚曰昭告昭明其事以告神后天帝也其道至神故言上天神后（[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天[illegible]帝也神[illegible]后土[illegible]神[illegible]也）○吳氏曰請猶乞也請罪者請加罪有夏也請命請百姓之命也○新安王氏曰聿遂也元訓善聖訓通猶詩言聖善○愚曰勠力併力也○三山陳氏曰當桀之虐民命皆在死所故與衆請命使得更生（呂氏曰自[illegible]也）

劉氏曰先觀聖賢之心與衆民之心民心如此伊尹又與之協力則天心可知 ○愚曰孚孚順也佑助也

○呂氏曰罪人黜伏謂桀竄伏南巢

天命弗僭子念反賁彼義反若草木兆民允殖

孔氏曰僭差也 ○夏氏曰天命禍福無有僭差賁然明著如草木然民所殖則生民所不殖則死信出於民之所殖而已蓋湯者民之所殖而桀者民之所不殖也

俾予一人輯音集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敏反于深淵

新安王氏曰輯和協也 ○吳氏曰爾邦家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呂氏曰湯初以天命人心不得不伐桀初非欲有天下今天乃使我輯寧爾邦家慄然不敢當 ○孔氏曰戾罪也慄慄危懼貌隕墜也 ○愚曰天下至大爲君至難桀既獲罪矣朕於此又未知獲罪於天人與否湯不敢自謂無過故

慄慄危懼如將墜于深淵蓋親監夏之亡雖得天下常以獲戾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陳氏曰豪傑伯業方成輒多自矜魏武始得荆州遂忽張松漢高初定天下尚以大資過人而以功業驕其心又湯得天下畏懼乃若此所以爲聖王氏曰湯歉然以今朕以往無有敢驕雖及天下已定乃慄慄危懼益廣創之初衆人未擬則果斷所以創功業守之後衆人驕泰則儆戒所以守成業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蔡氏曰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愚曰無與毋同○孔氏曰彝常慆慢也○愚曰上言爾邦家示非我有也此言我造邦亦當戒我從也從匪彝謂好奇越推而矯激者也就慆淫謂慆漫淫過而惰放者也典常之道人所自有故言爾典天休未嘗不畀於人人自然以承之耳守典則俯仰無愧心逸日休此即是承天休非於守典之外

別求天休也呂氏曰此心皆偷安奉其身為休美可知此偏私之雜耳端之求皆其私見也爾有善我則顯用而不敢蔽罪當我身則自反不敢自赦吳氏曰以人言善赦以己之辭於己言罪自責之辭一簡閱在於上帝之心求契於天而已赦人之有己之罪皆隨天也。林氏曰所謂罪當朕躬非一身有罪然後為罪天降衷于民而以若性綏猷責之君必天下無一人失其秉彝足以盡責苟萬方有罪是我治化之未至亦我之罪也三山陳氏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皆有天下之不善而非君之過哉我若有罪則是自作非干汝萬方。愚曰此蓋重自責己以率人之意左氏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王氏曰此躬自厚之言理固然也。愚曰湯所以望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君深知責之所在也況敢於天於人哉深味此言可以知君師之治矣。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孔氏曰忱誠也。愚曰庶幾能盡其誠乃亦可以有終曰尚

曰亦皆不敢必之辭蓋荒歲不忍之意也

咎單書旨作明居

孔氏曰咎單臣名作明居一篇亡

伊訓　　商書

愚曰篇首言伊尹訓于王故名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氏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詳見或問胡氏春秋傳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君則與天地參者也故體元者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

葉氏曰伊尹於太甲即位之初即作訓不皇它務先正其[illegible]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祀說見堯典九載注此書之序以後人所追故以年稱○三山陳氏曰元祀即踰年改元也胡氏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曠年不可無君也十二月即元祀之首月也商人以建丑為正故用十二月爲不言正月蓋夏時得四時之正故孔子曰行夏之時商周雖用子丑爲正亦用夏時數月夏氏曰七月四月之類皆用夏正秦以十月爲歲首至漢初皆書元年冬十月則知月與時皆不易春秋以尊王爲義故用夏時以首月○愚曰祠祭也先王蓋商之祖先如商頌言玄王之類也按祭不猶祭在殯宮其祭亦皆名爲奠以依既葬乃祔于廟其始謂之祭於其廟以鬼神事之稱祭則有主有尸奠則陳器而已非此未得祭也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廟故太甲不親祠而伊尹攝祭以告至湯則開國之祖與它君不同故太甲親見之時太甲宅憂當在湯殯之右而曰奉

嗣王祗見厥祖者蓋改元即位莫大之事故伊尹奉之以見厥祖以告豈以在殯言而廢哉侯甸羣后服之近者以見其餘如周官言遂侯甸是也胡氏春秋傳謂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舜傳位則曰格于文祖禹傳位則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子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則臨羣臣也太甲之見厥祖侯甸百官咸在者即位告廟臨羣臣也○爾雅山頂曰冢○愚曰宰者主而治之之謂冢宰位高於羣卿無不主治王宅憂三年不言冢宰攝國事故百官悉總己之職事以聽命于冢宰○呂氏曰明言之力也○愚曰火猶為烈喻功德之顯著也烈祖湯也成德成全無虧也以久遠之事告人人情未必信驗以祖宗艱難起家之事告子孫則莫不深信固守故五子述禹之戒伊尹言湯之德周召陳文武之業堯舜雖大聖未嘗及祖也呂氏曰太甲方在衰絰即悠剝痛其初心之靈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三山陳氏曰言祖德而先及夏后原其所自也○東陽馬氏曰夏先后如禹啓少康皆是○方說見堯典○愚曰人君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夏后懋德無已故化洽政治和氣薰陶天道順而無差忒災山川安而無崩騰之變鬼神安而無妖厲之積微而羽毛鱗介之蟲各順其性唐孔氏曰微物皆順明其餘無不順蓋德者天地人物同然之理也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毛氏詩傳曰于於也○呂氏曰率循也○唐孔氏曰我謂湯也湯有天命故天就湯借手使誅桀王氏曰君臣失德則施及鳥獸魚鼈亦不獲寧則其身不能保○陳氏曰哉始也造爲攻伐自於鳴條桀自是而發朕哉自亳湯自是而興三山陳氏曰伊尹以我朕自稱見其任天下之重而家之事無非伊尹之事也○東

陽馬氏曰天命無常如此太甲可不監夏而懋其德乎○孟子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愚曰布宣播之也昭彰顯之也聖武武之聖者猶言神武也○兆說見五子之歌○三山陳氏曰湯以寬代桀之虐兆民猶脫虎口依慈母信乎其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愚曰湯以德得天位今王繼其位當繼其德○新安王氏曰修德在謹其初初善猶懼終失初之不善能善終者鮮矣○愚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親者身之本孝弟者行德之本始即位時爲君之本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吾君當即位之初必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三山

陳氏曰孩提之童莫不愛其親既長莫不敬其兄愛敬之心人所同然但能立之者鮮以氏曰人之良心一日之間無不善然但陷溺則已翔於[illegible]立得完自然推行四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推斯心以加諸彼則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如火然泉達自近及遠而愛敬刑於四海矣新安王氏曰愛敬立則上行下效必能行於遠人人推此則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愚曰此章論治道亦爲至要人君所當深玩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林氏曰上既言立愛立敬故繼以先王之修人紀○孔氏曰先王湯也○紀說見五子之歌○愚曰人紀人道之紀即人倫五典也○呂氏曰人紀乃天理自然亙古今長存但經毀壞而不修湯始起而修之修即修道之謂教之修○愚曰聖人所以爲聖以其爲人倫之至也治道在於正人倫人倫

正而天下化矣咈違也民猶人也先民猶古人也撿者儆省

律制之意人之有諫從而弗咈先民之書順而不違居上克

明則為君盡君道諸侯君國故言居上為下克忠則為臣盡臣道王氏曰懋

非尹然莫克忠可見與人不求備待人輕以約人有所長片善獨才不取約猶言通用如匠氏之用木

疑師之用與古可求人主責備則拼與其所長失之而天下無可用之人矣撿身若不及責已重以

周皆修人紀之實也實下工夫人親見修之難以責與人曰然不求備其自然也不及○張氏

曰湯始於修人紀終至于有萬邦積行累功非一朝一夕此

其所以為難哉[illegible]又言湯得天[illegible]所以繼之哉

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illegible]儆于有位

愚曰數布廣求明哲之人[illegible]帝王之貽子孫莫

大於廣求賢才所以遺後世無窮之用也又慮在位不能飭

已正君後制官刑以儆之聖人之創業垂統雖無所容其心而

保王業則無不盡其心

曰敢有恒胡登切舞于宮酣戶甘反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

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于萬反耆[illegible]德

比頻志反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孔氏曰恒常也。酣遊畋說見五子之歌。愚曰宮室皆屋

宇也互文別言之則宮者統其全室則房室也于宮曰室。東陽馬氏曰古者士庶人之居亦稱宮。葉氏曰巫

以歌舞接神。三山陳氏曰風者風俗之風謂足以使人動

而化也。愚曰古者成童舞象弦歌詩誦歌舞本不可廢然

常舞酣歌是謂巫風。夏氏曰殉從也言以身從之知有貨

色而不知有己也。淫謂見其溢樸。愚曰貨財女色遊適畋

獵本不可絕然殉與常則流而過度是謂淫風。孔氏曰慢

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愚曰能敬而不能行是亦侮也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

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昵比之愚曰德至耆而愈劭頑於童而愈甚愚曰

四者亂其常然之理是謂亂風○張氏曰合而言之謂之三
風言其習尚成風也分而言之謂之十愆愆過也○王氏曰
有位之人以行義率風俗以職業成政事三風十愆敗風俗
隳政事故湯制官刑以此爲戒○唐孔氏曰臣無貴賤皆當
匡正其君不正其君服墨刑○愚曰此所謂不忠之刑薛氏曰國家置臣屬所以正其主也相其主以及於敗亡而不正其可貸乎使直諫而與禍不諫而保福自取也夫世之上寧肯舍福而趨禍乎先王置不匡之刑使其必進而諫禍與不諫等可知退而不諫則必受刑其臣雖欲不諫而不得○三山朱氏曰臣下不具刑墨而抑召禍也七十無刑何也曰有千此而喪家亡國此是指罪於大子而不得爲辭上諸侯也刑墨其焉○袁氏曰貪以敗官之謂墨以下不正而以墨刑故之與貪以敗官者同科無一刑謂過而下不諫從之以出祿位也○東陽馬氏曰具備盡也○葉氏曰蒙
未達之稱○愚曰蒙士士之童而幼者也林氏曰文上恭敬小子自幼則以教之教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新安陳氏曰教之以三風十愆之戒爲士者知之有素它日仕宮不自陷於此皆所以豫防之也○無垢張氏曰言
邦君卿士而不及天子者以此蓋湯儆有位之言也且舉以訓
太甲其意以爲諸侯卿士有其一且必喪亡況天子有之其

其不亡天下乎可謂微而婉矣然曰邦家之臣不匡其刑有刑況天子之臣可不匡乎是以此訓之於天子而亦世嗣乎

愚曰上章述湯之德以勉其善此章述湯之訓以防其失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愚曰謨之已定者為謨謂規模謀畫也洋洋廣大貌孔彰甚顯也聖謨嘉言即上所述是也嗣王祗敬其身念而不忘哉聖謨嘉言如此豈容忽而不念祗厥身乃指太甲于用工處一篇之綱領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愚曰祥休祥殃咎殃百言多也慶福慶也作善固獲祥然德擇其大然後萬邦惟慶作不善固獲殃然惡不待大即墜甚示此章總結上文自上帝不常已下繳上文考尚與家兩節

之意自爾惟德已下繳回以亡三節之意呂氏曰上帝鑒不常然降祥降殃之理何

不常乃行○林氏曰以夘苗湯然後為德罔小而萬邦惟慶生一國十行其一則發上畏不德之墜宗果不在大也

肆命十徂后

太甲上　　商書

孔氏曰戒太甲故以名篇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以同名

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林氏曰古者竹簡不可多故文之多者隨便分為二三篇若太甲盤庚說命泰誓是也有不分上中下而以

篇名為別者若大禹謨皋陶謨伊訓肆命徂后康誥酒誥梓材皆以一事而有二三篇者中皆隨其所題其大略以為別○林氏曰太甲盤庚皆以

于名篇盖名之有謚名之謚至周始諱名

太甲既立句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

太甲三篇

求之鄭氏曰太甲不勵祭高宮貫以動其欲故既立而不明

使其不明在未立之前湯未沒之林氏曰君道以明為先○呂氏曰既諱多維本原只

從不明求其後太甲所言不明之證朱氏孟子註曰放置也○孔氏曰桐湯葬

地○三山陳氏曰伊尹知太甲縱欲之原生於狎故快意肆志之境故放之於桐置之幽僻之地起其悲哀矜戚之心故惡念已消善端復萌是以三年之後卒復歸于亳蔡氏曰非謂終喪以治桐三年蓋終三年之喪後設而歸幸也悔過思庸復爲賢君矣○蘇氏曰思庸思伊尹之言也嚴曰孟子謂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三山陳氏曰太甲必能悔過伊尹先知之也使太甲資質不能悔則其於伊尹必不立之矣霍光所以不得爲伊尹者以其不知昌邑之不能改也○孟子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蔡氏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皆不得已之變故湯以慙德爲法受惡曰此我所甚病也亂臣賊子乘乎此以藉口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過救一時將使後世無道之君毒天下無若我何此其爲病抑又甚矣聖人寧受之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爲之然爲道固當然則不可也○三山陳氏曰書此言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于桐宮居憂而已未嘗言放而序乃以放書蓋居憂桐也居於桐則非不正矣是啓後世篡之禍也學者以聖人之心爲心不敢爲伊尹直言之使得以藉辭于後世則是賊之與乎不敢借以文其奸者亦幸之鄭氏曰大舜謂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民無所相資自君上而言之也孟子言民爲貴君爲輕我亦不得已之意也主春秋則繫于天

書古文序蓋春秋之法也○新安王氏曰前一篇作於未遷桐宮之先後二篇作於自桐還亳之後

太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孔氏曰惠順也○蘇氏曰阿衡伊尹之號○王氏曰阿大陵之有曲者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三山陳氏曰伊訓言烈祖者衡保衡阿衡皆稱之○吳氏曰古者君之於臣有所尊而不名則以其職號稱之如阿衡保衡之類○林氏曰作簡策之書以陳戒君後世之章疏也○孔氏曰顧謂常目在之○朱氏曰諟古是字○孔氏曰社土神稷穀神○句龍能平水土后稷能稼穡故以二人為配而祭之宗廟祖宗之廟也○愚曰天之明命蓋天所以命與我昭然而不昧者蔡氏曰此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即大學所謂明命在人者常顧而存之此即是敬即劉子所謂敬神孟子所謂存心故以奉承

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太甲衍在於不明以致縱欲故尹恐湯明我之德以延其基緒○呂氏曰人心難甚澂微至祭祀時無不誠敬非即其本心也故易於有以感格祭言之假有物○袁氏曰湯之心常如神祇社稷上下其左右非此参桃非孫然湯能承天地宗廟則可為天地宗社之主故天監視其德集天命於其身撫者順而綏之之謂綏安也左右輔翼也辟君也說見說命中註宅居而安之之謂即撫綏故丕大也基基址也以喻國家之業○緒說見五子之歌○王氏曰言非湯非尹嗣王無可承之基緒然則太甲不當不惠于阿衡以覆湯之典刑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息亮反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孔氏曰夏都在亳西○呂氏曰周如孟子言周于德之周謂無虧缺也左傳曰周忠信也○愚曰盡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克盡其德之謂孫忠信則不能周而無缺故謂忠信為周○新安王氏曰有終善終也袁氏曰惟周則能有終為善不周安能終乎相輔相之人

臣也言君臣俱棄後嗣王指桀罔然言危亡君臣俱辱○蘇氏曰君臣一體禍福同也○愚曰嗣王當監于夏而戒哉敬爾其為君哉君不君則辱其祖矣君罔終則吾亦罔終君不君則湯亦有辱懷切之至也

王惟庸罔念聞

愚曰太甲常無所念無所聞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芳服反

三山陳氏曰伊尹屢復書而不聽乃面命而言○唐孔氏曰昧是冥晦爽是將明謂夜向晨也○愚曰誠敬不息夜氣常存故當昧爽之時此心洞然大明袁氏曰此所謂平旦之氣也太甲縱欲當昧爽時以目昏然豈能不顯乎○愚曰此繫太甲之不明也○袁氏曰坐以待旦欲出而治天下也蓋念念在天下寤寐不忘○愚曰旁求求之非一方也○俊說

見兼與○孔氏曰美士曰彥○愚曰開而發之之謂啓導而
達之之謂迪○孔氏曰越墜失也○愚曰湯不惟自以丕顯
又廣求賢者啓迪後人使皆丕顯勤於為治今王無墜失其
祖命自取覆亡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悉井反括于度如字則釋欽厥
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朱氏曰儉節制也○愚曰謹汝儉約之德呂氏曰若凡本然譬是用工如惟思
求久之謀葉氏曰人心有則欲儉則收放則散縱者能慮遠儉則斂無所沂内無所汩以能思長久之計○孔氏曰儉并節用
一事凡所為不成曰收斂無并處之所聚太甲欲縱所存於放于為忘欲放之心扣不按則務則會集所擴熟并求[illegible]妻氏曰太甲欲縱只得決
目前快樂不曾思量後來自古帝王之事使其思後日有覆亡之禍則何至此極哉○蘇氏曰虞虞人也○
孔氏曰機弩牙也○新安王氏曰上弦曰張○唐孔氏曰括
矢末也○新安王氏曰度謂高下邪正有准釋放也○愚曰
如虞人射獸張弩於機必往省其矢括合於准度則釋弦

發矣而必中矣蔡氏曰太甲欲度則縱不知省察法度也孔言欲求然必謹於始發○

孔氏曰止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愚曰天下萬事莫不有

度君所以為度者在敬其所當止太甲欲縱出不能敬其所止也以蔡氏以為言安欲

止聖君之事也尹言欽厥止賢君之事也脩乃祖所行而已乃祖所行即其所當止

也袁氏曰成湯不墜而太甲不明湯不、迩曾色而太甲蹶敗當寧亂敗行乎、、孔氏曰懌悅也袁氏曰尹見太甲覆

易與刑商鄙與哉其心與剝不安誰得太甲悔過遷善尹心始懌懌之一字見尹憂國愛君深切如此有辭有稱譽也

袁氏曰古人事業不但只了目前直要萬世之下莫不稱著○愚曰萬世有辭所謂永闡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愚曰尹知不可以言語回乃曰此乃不義謂不合義理習貫則將

與性成而不可救矣人心既近而縱習猶未久也○呂氏曰此發太甲之言非忿怒之辭予不

可狎肥王不順不順義也營宮于桐使遠于舊習親近先王朝夕

感悟庶其訓予訓謂道教訓也、、葉氏曰無使太甲終其世迷

而不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新安王氏曰允德言其改過遷善出於誠也許氏曰[illegible]精[illegible]從所以迴其傾危者非一而且復警之深無後悔之[illegible]然聽者之[illegible]為日敗賢人以氣於訓告王之事日漸月漬以自思[illegible]日之[illegible]而嘿矣所以克終也○呂氏曰此篇大抵言太甲之悲但以先[illegible]之[illegible]誥之蕃人臣所君我者言其過惡以不[illegible]伊尹只言一篇[illegible]自看後人讀君再三不從則[illegible]氣不平伊尹三次進戒一次反[illegible]然一以[illegible]訓之作太甲之過尚未形其言戒然有元工之[illegible]太甲作斯太甲之[illegible]形見言語深或過謁者則以久長道理[illegible]然如春風和氣[illegible]訓不必[illegible]而不發[illegible]臣之事君於十之事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君是聖人太甲嗣君尹亦老太甲幼主事之如此所以為聖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音免服奉嗣王歸于亳

孔氏曰冕冠也蘇氏曰冕所以尊其首服以被其體以接下之義○林氏曰商冕之制無所經見○愚曰冕服吉

有服詳見皐陶謨五服注○曾氏曰冕服吉服朝祭之服也○夏氏曰

太甲既悔過又適當三年之喪畢愚曰喪禮二十七月而終今自元祀十二月至此止二十五

月書湯崩在太甲元年之前又行月數故此詳其或闕 冢宰攝政至是可歸故尹以冕服

奉太甲歸亳復天子位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胥息余反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蘇氏曰胥相也○愚曰疆界也民非君則亂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亡無以君天下袁氏曰太甲前日縱欲惟見其不可無我而我何賴於民也太甲亡故民幾於無君君幾於無民今天顧助有商使嗣王克終其德自桐歸亳呂氏曰太甲方悔過而尹遽許其克終蓋其勉以成其惟尹以勉其能終也民復有君君復有民實萬世無窮之美天啟此尹欣幸不自已之意亦以戒懋太甲而堅其善也吳氏曰太甲悔過從尹之力乃上歸之天下則君臣之間終其德歸之天於斂如此○林氏曰君子能與人為悔過之地而不敢以人有悔過之心而以德之首天地○三山陳氏曰君人者不惟成其成於太甲之書不作桐宮之民不咎而誅太甲不明天實為之則以天聖賢以人合天以我命其命○呂氏曰使太甲不改事將如何今竟能克終為賢何如哉玩其辭見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之履反不類欲敗必邁反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孽魚列反]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胡亂反]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稽首說見大禹謨[illegible] ○孔氏

曰底致類善[illegible]之速召[illegible]災

罪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召罪於其身[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孽災逭逃也○呂氏曰天

作水旱之災日月星辰之變人猶可修德政而逃避之至自

身作災則自身被害何所逃哉太甲深見得自不是不然伊

尹當太甲不惠阿衡君惟恐太甲不聽其言及太甲求助圖

終太甲惟恐尹不言凡事反過皆如此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

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

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蘇氏曰允德信有德也○愚曰協于下謂允德所孚協合無間也太甲歸亳雖有克終允德之意然羣下固未能盡孚太甲言前日不明于德則今日悔過自謂已明故尹迎其端而充廣之謂修其身使允德協于羣下然後為明后耳遂舉湯允德協下之事以證焉困窮之民人所易忽乃惠之如子故斯民服其命令無有不悅孟子曰中心悅而誠服夫悅而不服則玩服而不悅則離服而悅斯為王者之政所謂畏而愛之也吾國之民如此則鄰國皆仰之凡與湯並有邦國而為其鄰者皆願為之臣乃曰徯待我后我后來則免罹刑罰之意此皆湯允德協下之實吾王以懋勉汝德視汝厥祖無一時豫怠豫者佚豫怠者懈惰也豫者怠之基怠者豫之

縱然說張氏曰人[illegible]然後能有所立舜不以貴為貴則不能[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以則[illegible]別則不能久此顏孟不以孔子為師則

不能傳道統視乃厥祖蓋指太甲以湯爲的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愚曰先祖先也中庸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下臣下也○蘇氏曰視不及遠非明聽不擇德非聰斁厭也
愚曰孝恭聰明四者操修之目人君修德須於此致用功
太甲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不能思孝思恭也既立不
明背棄師訓由視溺於近聽惑於邪也今既盡此四者則深
根去而德成矣伊尹不克俾厥后爲堯舜若撻于市太甲德
成則尹之責盡矣是我實承王之休無斁無已也無斁張氏曰人皆以爲能重祿
爲人君者實使君德不修大臣方心懷憂愧何樂之有惟君德修則大臣喜不自勝其荷人主之美意無時而已豈爵祿之謂哉所謂什以

太甲下

愚曰伊尹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伊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
嚴太甲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欲轉其機

故其辭婉次篇作於悔過之初伊尹深自慰喜故其辭詳悉下篇
作於悔過之後伊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感大甲格君
淺深有序如此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
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夏氏曰申重也數而後言重其事也○敬說見堯典註○仁
說見仲氏之誥○橫渠張氏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氏以鬼
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愚謂以其在人則魂魄也魂屬陽魄屬陰矣○朱氏中庸註曰誠者實而無
妄之稱○愚曰王位與天同故曰天位猶言天王天子也○
呂氏曰天本無親能敬者則親之蓋敬者天之理愚謂人以敬則天親
天理存天自然親民本無常懷惟有仁者則懷之蓋仁者民之心鬼
神本無常享惟誠則享之蓋誠者鬼神之德四海九州之實可以格幽明通
以我固然之心感彼固然之人故自然懷鬼神之德感之既誠之人可格故以誠則自然來享人君必上得天心

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方可以受天之位此天位所以艱也蔡氏曰此伊尹恐太甲得位之後或有荒怠故發歎以幽明無常之理以儆其心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愚曰德即敬仁誠之德也自其得於己者謂之德自其理之通行者謂之道此承天位艱哉以言○呂氏曰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不過聲色貨利暴虐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蘇氏曰堯舜以禪而禹亦以禪之而湯以征而武亦以征而行仁義而亡宋襄行仁義而亡與治同事未必與治同道而後興得同道者事未必同也周厲監謗秦始皇禁偶語[illegible]不同者故與亂同事則亡矣○夏氏曰當終始謹其所與與治同道而不與亂同事愚曰太甲始縱欲則與亂同事今思庸則與治同道尹屢其致變敗動以戒之俾謹所與則爲明明后而不克終者爲不明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愚曰懋敬敬而不已敬即天之理也大德大命懋敬德即所以配天[illegible]

其天命之性與天地無窮故其仁則配乎天之生長其義則配乎天之誠積其物則配乎日月其信則配乎四時義與物同一本亦將隆之矣哉凡人亦莫不然人欲不能沒故放其良心喪其所有此德於與天不相似學人勝欲不已故能修持以養性全其天之所與以德配上帝切於吾性分之內曾其所無而與天合在天一抑之村所以人爲貴而欲之學所以爲自聖而希聖希天一義也○愚曰今善

也尚庶幾也欲太甲與湯同道也三山陳氏曰先王不可以［illegible］以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蘇氏曰下者高之本邇者遠之始○愚曰必有斷斷不易之

辛林氏曰湯德配於上豈一蹴可造哉尹恐其躐等以欲效古以此○呂氏曰太甲見其力尹欲其有見於道便以爲可一蹴而至而不論必本於學然後告以下學上達之道而不可求諸遠曰近諸對聊其稱義入神之理孫人患可即治國平天下之道至下我道當於此留意不如人只高輕緩便於高陟遐無緣便在近處以自下自邇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愚曰無輕民事治民之事當難之無安其位當思危之所以陽惟難危也所以安○呂氏曰尹哀太甲既明其所以以爲有餘○馬氏

曰護終當慎如初時呂氏曰欲常如始之時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愚曰志其言之逆[illegible]接於道之[illegible]合道則逆者乃所以為遜非道則遜者乃所以為逆[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葉氏曰慮者思之深也○孔氏曰胡何也獲得也○三山陳氏曰慮者所以知乎此為者所以行乎此○孔氏曰一人天子孔氏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是為謙辭言己是人中之一耳臣下稱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王氏曰元者善之長良者善之至萬邦[illegible]一人君乃天下之本元良其善為天下之元也○孔氏曰貞正也○三山陳氏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人元良則萬邦皆以之正○王氏曰能亂善惡之實者辯言也○東陽馬氏曰祖宗舊政其慮之甚詳行之甚久不可輕變[illegible]

陳氏曰舜命禹以執中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夫子告曾子以一貫子思代禮以傳人亦此意也○老氏曰功成而弗居以持之者成功者去○東陽馬氏曰人臣有成功則宜深懷不自矜而去之貪寵利者其成功則君猜嫌其逼已而疾其亂亡而禍患生矣義為何城想盡然亦旋是也○愚曰思之行之則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君於此無以羲言之入而亂舊政臣於此無以寵利之故而居成功則邦國其永久信乎休美矣太甲初竊由不惠阿衡則當所言亂舊政或太甲所失在此○唐孔氏曰伊尹告君以及臣事雖泛言大理亦見己有退志也

咸有一德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愚曰一德者純一之德即誠也唐孔氏曰德者得也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謂一德○詳見或問　林氏曰篇內言咸有一德故以名篇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愚曰太甲雖已悔過修德尹將告歸慮其或變故告以一德

欲其始終如一也

曰嗚呼天難諶(市林反)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孔氏曰諶信也○愚曰常德則保位不常則亡所以為難諶靡常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

愚曰庸常用也天命君為神民之主正欲懷柔保惠之桀乃慢神虐民故天棄之此承上文厥德匪常九有以亡而言(林氏曰桀所以不能保而慢神虐民者自謂大命可信如紂謂我生有命在天之比也)

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孔氏曰監觀也○啓迪說見太甲○愚曰有命有天命之人

張氏曰所求者德則見天無私親○愚曰一德即上文所言常德也以純一而不息則謂之常德以其純而不雜則謂之一德惟至一之德爲能運轉化應萬事統萬方故使爲

天地神祇社稷宗廟之主張氏曰言神主則民主可知多方曰天惟時求民主蓋君者神民之主也○

孔氏曰享當也○呂氏曰天本有是一德君臣有一德故能

當天心吳氏曰古曰人臣當事君先君後己今曰尹躬暨湯則先己後君○曰咸有一德則彼此均敵此見尹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孔氏曰爰於革改也○林氏曰夏以建寅月爲正商始以建

丑月爲正○愚曰一德乃天人同然之理故天人自然佑之

歸之此承上文常厥德保厥位而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

災祥在德

呂氏曰一則動皆合理故無不吉二三則動皆悖理故無不

凶陳氏曰德本一而或有二三自人欲之私間之其一者始二三矣○林氏曰降於天者爲災祥

受於人者爲吉凶言吉凶所以不僭差於人者以天之所降

災祥惟在於德故也○愚曰言非特天命廢興繫微而動作

吉凶皆本於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無垢張氏曰太甲即位已久此自復位時言既新服受天命

其德亦當若天命之新○愚曰新則不敝而愈進終始惟一

乃能日新而不已中庸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也此言修

德當一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去聲下並同

其慎惟和惟一

林氏曰任官自大臣至百執事皆是也○愚曰木質之美者

爲材故以材喻賢○林氏曰左右謂侍御僕從也愚曰左右之人涵養君德尤當擇○夏氏曰人君所以必專用賢材者盖以臣職在於致

君澤民為上則欲成君德為下則欲治其民所係甚重其難

之不可以易其難之不可以忽○愚曰待之惟協和而無睽乖

謂同心同體任之惟專一而無疑二此言用人當一也此二節推

前君臣咸有一德而言林氏曰人君莫不欲日新其德然或不克終者由小人蠱之故尹告以專用賢材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愚曰有專一之一終始惟一是也有統一之一協于克一是

也無一善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間然後盡一德之全體尹所

言惟一之旨後明協一之義德之所在初無常師凡主於善

者皆所當師謂博而取之也善有萬端而無常主必合乎能

一謂一以貫之也一德者非一節一行之謂不博而取之則皆局於偏謂一而求一全德故言善者皆當師然萬善不同約而歸一

能合之於一則淺狹無統而非一矣兼收而遺其西雖多學而識之終亦不能合故必協於一謂此以一貫串此心陳氏曰精粹無雜者一也

終始無間若一也該萬善若一也語其雜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純也而無所遺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愚曰有一德故其言大其心一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

之熟已此言一德之驗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愚曰祿先王所傳之祿位 ○孔氏曰底致烝衆也 ○愚曰此言一德之效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丁丈反)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詳見或問) ○呂氏曰萬夫之長謂諸侯 ○蘇氏曰非德無以遺後(愚曰君常德則保無常則亡)凡列於七廟者必有德之可觀 非政無以齊衆 ○新安王氏曰后非民罔使則人君不可孤立無與也民非后罔事則天下亦皆頹效其情也 ○張氏曰人君不可自廣而以己為有餘狹人而以人為不足 ○孔氏曰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民主人君也

○袁氏曰人主欲成功須與民共之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則誰與成其功乎○三山陳氏曰一德者純誠之謂苟有自足之意則不足爲一德矣求之於七世之廟又求於萬夫之長下至匹夫匹婦之微亦各使自盡其情此純亦不已也○愚曰此言一德已盡无不可自足新安王氏曰古人詢于芻蕘有大事聽於工商皆與謀者此也

沃烏毒反丁既葬伊尹于亳蒲各反咎其九反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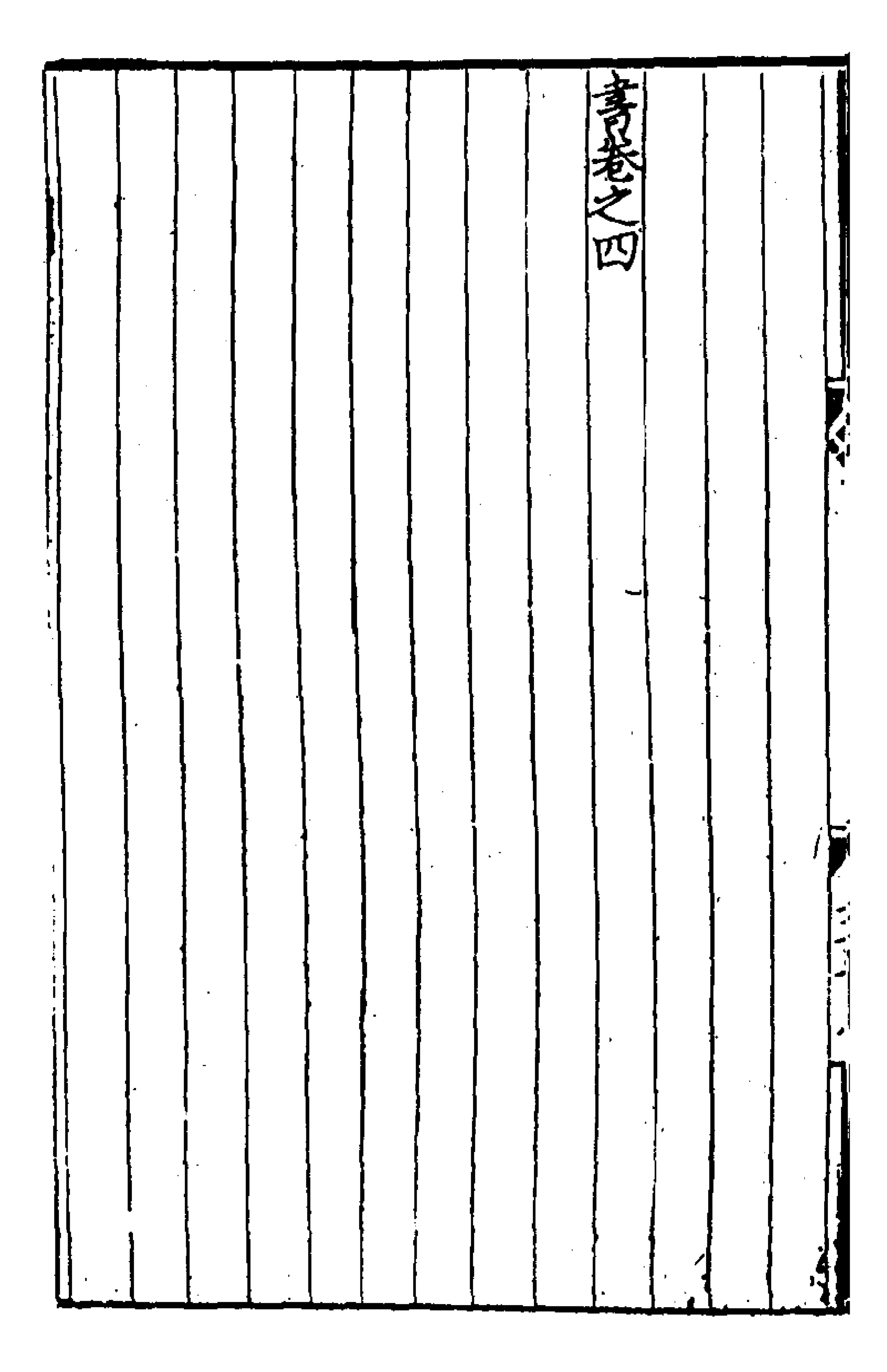
孔氏曰沃丁太甲子咎單臣名○無垢張氏曰伊尹雖告歸想朝廷有大務必就問之古禮所謂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是也伊尹既死而葬故咎單遂述伊尹之事告沃丁使之遵守故作沃丁之書意者咎單繼伊尹居相位也蔡氏曰[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句[illegible]十行二件

伊陟陟力反相息亮反太戊亳有祥桑穀工木反共生于朝直遥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孔氏曰伊陟伊尹子大戊沃丁弟之子史記殷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太戊立祥妖贊告也說文贊見也巫咸及原皆臣名○唐孔氏曰穀楮也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證○三山陳氏曰君臣恐懼謀銷天變故伊陟告巫咸作咸乂四篇之書咸乂者以巫咸能乂王家也蔡氏曰此臣下自相警戒也太戊告伊陟作伊陟原命一一書既告伊陟又以命原也蔡氏曰此君臣交相警戒也○惟其君臣更相告戒修省故能銷天變而殷道復興

仲丁遷于囂五高反作仲丁河亶丁但反甲居相息亮反作河亶甲祖乙圮備美反于耿作祖乙

孔氏曰仲丁太戊子囂地名唐孔氏曰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陳氏曰在相州○愚曰徙于新邑謂之遷宅于新邑謂之居一也○孔氏曰祖乙河亶甲子圮毀也為河水所毀○皇甫謐云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



書卷之四